

从大爱到大美 ——刘文金音乐的人文简释

岳 峰

这些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高手频出,时有惊人业绩出现。先是世纪巨卷《华乐大典·二胡卷》的横空出世,再到这次意义高远的首届“华乐论坛”系列活动,呈现出当代民乐精英们的历史胸怀和时代视野。今天的“华乐论坛”作品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华人乐坛颇具影响的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同道,可谓精英荟萃,嘉宾如林。作为师范院校的一位同行,在各位专家之间,犹如千古绝弦“伯牙子期”中的子期,今受大会之邀,试从人文角度就刘文金先生的音乐作品做一阐释。

注: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认识刘文金,是从他的二胡音乐开始的。

近世二胡,由伴奏时代进入独奏时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从草根情结到文人意识,又从文人意识到国家象征,实现了自己身份转变的三级跳。

20 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近现代国乐先驱刘天华先生等一代先贤,使二胡从贩夫走卒手中的一件“响器”,变成了登堂入室、走进高等学府的一件“乐器”;20 世纪下半叶,刘氏学派一代代传人的不懈努力,又使二胡这件乐器,逐渐走向了登临世界舞台、象征民族精神的一件“道器”^①。在二胡由“乐器”走向“道器”的途中,刘文金先生的贡献至关重要。

刘文金的二胡音乐,从 20 世纪中叶时代变革的二胡独奏曲《豫北叙事曲》(1959 年)《三门峡畅想曲》(1960 年),到民族精神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1982 年),又从民族精神到世纪末与天地对话的无伴奏二胡套曲《如来梦》(2000 年),实现了自己二胡音乐的三级跳。这半个世纪不断向前的三次跨越,不仅完成了刘文金从青壮时期到耳顺之年,从世俗之声到殿堂之乐,从用眼睛看世界到用心灵看世界的二胡音乐的行程,还引领着中国二胡从“乐器”逐渐走向了“道器”的征途。^②

^① 详见笔者待刊拙文《响器·乐器·道器——近世二胡身份的变迁》。

^② 详见笔者待刊拙文《刘文金二胡音乐的三大跨越》。

感悟刘文金,是从他的民族音乐作品开始的。

这些年来,在中外华人民族乐坛,刘文金的名字逐渐成了一种象征,“20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 世纪最受乐迷欢迎的中乐作品”、“中国大陆最能令人感到震撼的一位作曲家”、“全国音乐作品大赛最高奖项获得者”等等。刘文金民乐作品不同凡响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已形成影响业内的“刘文金音乐现象”。

在刘文金音乐作品创作的年表上,写满了这位作曲家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丰绩硕果。遍览这二百余首音乐作品,无论从时间的跨度、题材的宽度,还是从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高度,件件作品里,记载了一位作曲家自强不息的探索 and 追求,这也是国人那民族意识中恒古已久的求索精神。当这些乐谱成为音符流动起来的时候,透过作品雄浑的音响、醇美的旋律、鲜活的节奏和协和的织体,我们能够听到的,是作曲大家对历史、对故土、对人情一往情深的人文关怀,而这人文关怀的背后,则基于作者内心对土地、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大爱。

有大爱就有大支点。

聆听刘文金的音乐,首先使人难忘的,是他作品中那些深切而又温暖的旋律,这温暖持久而又绵长,似脚下这片土地丰厚而又悠久的历史,及其几度辉煌又灿烂的文化。它特别使人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犹如历史那意味深长的力量。每当《豫北叙事曲》中经典的中慢板带着大地的低吟走来时,吸引我们的不只是琴声和音调,而是凝聚着甲

骨文出土之地、《周易》诞生之域的历史记忆；而民族管弦乐《太行山上》（1964年）一开始的那段笛声，流出的则是群山怀抱中蕴藏久远的冀风晋情。

刘文金先生是睿智的，他把自己作品的根深深扎在了传统的土地上。这位来自殷墟腹地，走过了从黄河（二胡与钢琴《三门峡畅想曲》，1960年）到泰山（民族交响乐交响序曲《泰山魂》，2006年）创作之旅的作曲家，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对古今圣贤的敬意。也因为如此，他才能懂得先人们给予的馈赠，理解传统中蕴含的精髓，在“用音乐向孔子敬礼”^①的同时，也从华夏民族的智慧中汲取了无尽的源泉。这种思接千古、韵系万里的智慧和力量，常常是他作品成功的密码。

中华的悠久文化是音乐创作的无尽宝藏，这是音乐界同仁一向的共识。然而，有人从宝藏中捡走了皮毛，有人却从宝藏中觅得了珍宝。刘文金先生是一位善于寻宝的人，他如同地道的鉴宝者，以常年的修炼和执著，不断从浩如烟海的传统音乐之中发现那些深藏于民的华夏音乐之声，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纯正的中国味道。

有大爱就有大视野。

随着刘文金的音乐作品，你会发现自己始终站在了历史和时代的交汇点上，这是刘先生眼光的独到之处。他总能从历史的角度感受国

^① 刘文金 2010 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孔子颂》。

家的变革,把握时代的脉搏,从而确立自己音乐创作的命题。从反映社会变革的《三门峡畅想曲》,到充满人情呼唤的《大海一样的深情》(歌曲,1978年);再从凝聚民族精神的《长城随想》,到祭奠古圣先贤的《孔子颂》(民族管弦乐,2010年),刘文金成功的音乐作品,大都印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变和人文发展轨迹,从而隐含着—位思想者的远见和目光。

有大爱也就有了大美。

刘文金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声音壮丽恢宏而又和谐中正,在他用民族乐器编织的音乐交响王国里,雄浑大气是其主要特质。这是一种天地之气和山川大美,当《长城随想》的主旋律在音乐大厅奏响时,慑人魂魄的是一种民族的气魄和山河的壮美。

在雄伟和壮丽的背后,刘文金音乐感动我们的,还有那隐藏于旋律深处的宽厚和温润,自始至终传递着一种中和之美。我们常常发现,那些散落在民间庶民心中的原生音调,经他那神奇之手的转化和调和,流淌于管弦之间的,常常是贴心的温厚和亲切。比如,交响合唱《春风幻想曲》(1992年)那缓缓升起的民谣音调,始终弥漫着宝岛山民的质朴和温情,似和暖春风令听者融化其中。在中华民族气质的天平上,“天地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至高的审美境界,“中和之美”更是国人经世治国的理想追求,这也正是刘文金音乐作品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的基质所在。

刘文金音乐的大爱大美,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长城随想》之中。

说起长城,这座“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古代工程,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侵、捍卫疆土的历史象征,它像一条钢铁般的巨龙,蜿蜒起伏在世界东方,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奇迹。千百年来,其伟岸的雄姿,曾启迪多少艺术家的灵感,激荡多少爱国者的心。然而,用声音的力量来表现长城的壮美,还是从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开始的。

长年生活在北方的刘文金先生,有机会多次接触到长城。他时常被那雄伟的英姿和庄严的外观所吸引,又为它那居高临下的烽火台和墙体斑驳的遗痕引发无限的遐想,最令作者感受深刻的,则是由长城而体现出的一种民族魂魄,及其孕育的不屈和力量。用音乐唤起民族的爱国精神,用音乐激发民众的自尊自强,成为一代民乐人义不容辞的社会担当。^①

带着这种无限的民族情怀和历史责任,刘文金开始了《长城随想》创作的艰辛之路。他多次登临长城,俯瞰长城,聆听长城脚下历代忠魂的倾诉,感受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的万千气象,1982年的春天,终于完成了这部饱含作曲家深情大爱的作品总谱。

作品最初的形式,是以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而呈现的,因

^① 见闵惠芬《风雨同舟筑长城》一文真实的记录,《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为二胡那极具抒情歌唱和深沉悠远的气质,与曲作者感悟长城的诗人情怀十分吻合。全曲共分四个乐章:“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和“遥望篇”。从乐章的小标题可以看出,曲作者不意描绘长城外貌的宏伟,而着意刻画人们登临长城的种种感受:从漫步关山的赞叹和回顾,到烽火连天的联想和场景;从千年忠骨的祭奠和慰念,到祖国未来的展望和憧憬,作曲家以其大胸怀、大视野、大气派和大手笔,谱写了这篇中国音乐史上恢弘的长城画卷。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音乐,始终充满着华夏正乐的庄严和大美,从序奏中宽广雄健的“长城特性音调”,第一乐章从容不迫的“漫步主题”,第二乐章百折不挠的“挺进音型”,第三乐章肃穆而悲怆的吟诵,到第四乐章稳健而舒展的步伐以及尾声中那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无不彰显着大国的胸襟和民族的气魄。而《长城随想》的语言个性,则浓缩着中国民族传统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和特征,如“关山行”中漫步主题那北方说唱的抑扬顿挫,“忠魂祭”中华彩段落古琴式的绰注吟咏,以及“遥望篇”里垛板式节奏的京剧张力等等,都恰如其分地体现着中国式的语风和气韵。

民族管弦乐《长城随想曲》,是刘文金先生根据自己的同名二胡协奏曲改编而成的,它选取了原作中的序曲和第四乐章,使作品更为鲜明紧凑,集中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气派和神韵。改编后的民族管弦乐《长城随想曲》,曾以“千人大乐”的规模在1987年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

幕式上首演,随之不脛而走,成为二十多年来海内外诸多乐团竞相上演的保留曲目。

在这首倾注了作曲家大爱大美的作品中,刘文金先生对民族器乐作品如何反映重大题材以及深刻的现实题材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他不断探讨着东西方音乐智慧的交汇,寻求着东方乐器个性和西方交响秩序的变通与融合,形成了自己民族管弦乐的特有手法和创作个性,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如何探究刘文金民乐创作中行走于乐谱之间的秘密,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乐器历史悠久而又漫长。“先秦之乐”虽不可得闻,却有留下史料如《礼记·乐记》中《武》乐的细节记载;“春秋之乐”虽无法恭听,自有文字如《周礼》中有关《韶》的迷人描述。当朝代的更替把黄钟大吕和金石之声埋进了黄土之后,近世的民族器乐成为“响器”,流落于民间在山野间徘徊。要使这些农耕社会产物的民族乐器,表现出社会变革的时代声响,是一百年来中国民乐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民国之初,上海的郑觐文和他的“大同乐社”开始了这种探索;南京时期的甘涛先生等奠定了近代民族管弦乐的雏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彭修文时代,使民族管弦乐逐渐步入了正规。^①沿着民族器乐交响化的道路一路走来,刘文金及其当

① 见论坛发言,乔建中先生《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一文中的详细论述。

代一批作曲家以中国乐器为载体,华夏正声为本源,时代技法为手段,带动了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腾飞,在现代化、工业化的中国唱响了时代的强音。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 21 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行进中,我们听到了来自其他学科“去工业化”的学术呼声,这是学人对一个世纪中国音乐西方化走向的反思和困惑。民族器乐交响化走过了将近百年的路程,目前已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主流。那么,从世界文化天平的格局来看,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格式化、规范化、社会化的交响化思维是不是中国农耕乐器向前发展的唯一选择?^①我们在全力关注西方交响乐模式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中华民乐传统中丰富多样的乐队组合?(亦如先秦礼仪乐队的钟鼓之声,唐代宫廷燕乐的近十种乐队。)^②我们在集中注意民族管弦乐官方式样的交响化发展之外,是不是淡漠了中国民族器乐异常丰富的民间式样?(亦如极富地域特色的福建南音、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弦诗、西安古乐、弦索十三套、十番锣鼓、各地鼓吹,以及多彩的戏曲乐队和宗教乐队。)以“后现代”的视野看待中国音乐,民族管弦乐还应该有着怎样多元的状态?等等,也是本次论坛带给笔者的一系列思索。

^① 见论坛发言,王嘉实先生《地下军团复活,千年烽烟再起——幻想曲〈秦·兵马俑〉及其他》一文中的独到见解。

^② 见论坛发言,刘再生先生《三千年与三十年——论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的精辟阐释。

无论如何,虽说历史不是光荣榜,但刘文金先生以其大爱所铸就的大美音乐,已经成为中国民乐史上辉煌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卷云的记忆。当然,大爱是无言的,大美是无语的,要想真正理解刘文金音乐的大爱大美,还是从他的音乐声中去寻觅吧!